

映画 戦
北条圭監督 田中圭 主演

敢死隊 の 魂

バディソウル
対テロ特殊部隊

劇場版
NARUAI SHO
— 十人 —
無名



敢死队之魂

高冉译

BUDDY SOUL - TAI TERO TOKUSHU BUTAI by Sho Narumi
Copyright © 2005, 2008 by Sho Naru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obunsha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5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敢死队之魂 / (日) 鸣海章著 ; 高冉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6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5227-5

I. ①敢… II. ①鸣…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052号

敢死队之魂

作 者	[日]鸣海章
译 者	高 冉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5227-5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致读者

一页页翻阅下来，翻到了这一页上，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这套“七曜文库”得以和读者见面，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但凡言之有物、触人心弦的作品，不问其风格、类别，我们都乐于译介。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稳定地引进。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编辑的努力，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教和关照。因此，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

我国古人以“七曜”统称日、月、五星，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等。我们借来这个名字，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范围之广，譬如推理、奇幻、历史、都市、恐怖、冒险、言情、轻小说等，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而“曜”字又另有“光亮”之意，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夜际的星辰，焕发出经久的光彩，闪亮出不朽的光芒。

敢死队之魂
バディソウル……

楔子：
神风特攻队

死、死、死——人生自古谁无死？

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面对死亡。和活着相比，死只是瞬间之事，十分简单，而且弹指间就可以完成。

他们自称 SAS，这当然和英国空军的特种部队（Special Air Service）没有关系，而是 Suicide Attack Squat——自杀性攻击分队。

他们饱受寒冬刺骨的侵袭和炎炎夏日的炙烤，更常常忍饥挨饿；他们的栖身之所简陋无比，屋顶会漏雨，窗户会进风，墙壁上用煤焦油贴满了旧报纸。他们也没有称心如意的工作，仅仅是还活着罢了，偶尔找个女人消遣一下，最后再生个可怜的孩子——如果连这都不行，那他们干脆就别活了。对他们来说，如果要死得其所，最好的方式无疑就是舍生取义。寿终正寝之前，若能亲手给人生画个句号，好像也不错。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如果面对的敌人远比自己强大，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那就只有采取极端手段——同归于尽。如此一来，当然就要选择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地方，否则自己的牺牲未免太不划算。然而，这种行径毕竟是太过丧尽天良了，不仅为人类所不容，万物生灵也绝对不会容许。

比如，开着满载汽油的破旧卡车冲进驻军所在地的大门，直撞闪闪发亮的战车；或者，在挤满了上下班人群的地铁里，点燃身上绑着的塑胶炸弹……他们用这些极端的方式，引起了那些被称为“普通市民”的特权阶层的恐慌。这肯定是因为他们迷信了那些从政者“人固有一死，但要重于泰山”这一类冠冕堂皇的鬼话。

他们自称分队，因为这支队伍只有七名成员。除了领头人已经二十七岁，余下的都只有二十岁左右，而且其中一名士兵已经牺牲了。

十六岁到二十五岁，如此年纪轻轻，却都在走向死亡。不过，也许正因为这个年龄段是人生的花样年华，他们才舍得离去，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自己变老变丑。事实上，确实存在仅仅因为害怕变老就轻易自杀的年轻人。由此可见，若能使之觉得其生命会得到升华，同时设定有价值的牺牲目标，培养不畏惧死亡的士兵其实不太困难。

卢克一直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他已经过了三十岁，下巴和脸颊多出了赘肉，眼角和嘴角也开始出现皱纹。他面无血色，头发蓬松，胡子拉碴——这些倒还罢了，他最不喜欢的是自

己那塌鼻子、平板脸的典型东方人面孔。

话说回来,想不到“二战”之后,从政者竟又萌生了组建“神风特攻队”的念头。

他们虽然只有七人,却充分显现了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不管是民主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都曾为某些人所倡导——他们用这种意识形态来集结民众,形成几万乃至十几万人的集团组织。但是,随着集团组织的发展壮大,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管理阶层,这不是明摆着和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平等的集团组织相矛盾吗?

然而,超级大国就是超级大国,确确实实拥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抗衡的国力。超级大国美国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眼下虽未得逞,却一直野心不死。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不打算再当英雄充好汉了,而是脱去伪装,赤裸裸地叫嚣全球争霸。但是,直到苏联解体之时,美国才勉强有了些霸主之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之后,国内出现了反法西斯运动的地下抵抗组织。同样,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美国确立覆盖全球的控制网的同时,地下反抗组织也正在进行全球规模的联结。恐怖分子、黑手党、反资本主义者……这些被美国人唾骂的人士正通过金钱、贵金属、稀有金属、武器及石油等物资联结起来。他们跨越了思想、信条、宗教和人种的不同,只因“利益”这一相同的追求而合作。若说统治者的支配力量遍布全球,那么,反法西斯运动一样能形成全球规模的运动。

为了消灭恐怖分子，为了取得战争胜利，为了“自由”和“平等”而浴血奋战的斗士们，他们注定会名垂青史。

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看法当然各不相同，所以很难说谁对谁错。

现在，美国的统治阶级要根除恐怖主义，所以发动了中东战争，还扬言要绑架和监禁某个国家的总统。然而，这根本动摇不了那些组织的信念。

人们紧紧联结着——真的需要上百人吗？不到一百也可以吧？如果大家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而不惜献身，其实六七人就已经足够。我们可以自由想象那种没有国界、全世界人民手拉手团结在一起的美好生活，但遗憾的是，我们人类就是不具备这种包容力和睿智。

船板的一头翘了起来，卢克慌忙用脚紧紧蹬住地板，犹如要把船板按倒在地，让它再也起不来似的。他紧张的脸上现出了苦笑意味，匆忙抓住粗糙的木质橱柜的框架，这才算是找到了身体的支撑。

六月的鄂霍次克海受到了罕见的残余温带低气压的影响，掀起滚滚巨浪。八十吨重的渔船竟险些被打翻。

船身越晃越甚。他用力抓住那个固定在船上的橱柜框架，仿佛那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船体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更开始扭曲歪斜，发出高亢的悲鸣。悲鸣的长音和着海浪的咆哮此起彼伏。

恰是此时，船体吱吱嘎嘎的，如同重金属摩擦时发出的刺耳噪声。这声音充斥着卢克的耳朵。

一间用来招待贵宾的舱室里有床、柜子和小桌子，但没有门——仅仅是用窗帘将其与过道隔开。由于长年累月地被男人们的脏手掀来掀去，窗帘上已沾满油迹，变得黑糊糊的了。就在这样的窗帘后面，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探出了头。

只听卢克用俄语问道：“接舷了？”

络腮胡子点了点头，也用俄语答道：“这就去。”

卢克从橱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皮革手提公文包。提手处紧紧地缠着条锁链，而锁链的另一头则挂着一个手铐。卢克把手铐套在自己的左手腕上，跟着络腮胡子走出了舱室。

渔船里充满了鱼腥味，而且混合着油腻和腐烂掉的食品的臭味，以及从厕所飘来的粪臭。据说待在船上这种恶臭很快就会习惯，但都过去一周了，闻着还是让人头晕和恶心，十分不快。到了接舷的对方的船上，虽然是艘货船，里面堆积的东西却依旧只是些蟹、鲑鱼和鳕鱼，同样是恶臭无比。

卢克使劲咽了口唾沫，不再作无谓的叹息，只一味跟着络腮胡子往甲板上爬去。

甲板上有船员数名。比起这几名船员，卢克更在意清新的暖风抚摸自己脸颊的感觉。厚厚的雾气遮盖了天空，隐隐间似有水滴打到了他的脸上，却不知是浪花还是雨水。对方的船靠在左船舷旁边，用很多条铁丝捆绑着。

只听络腮胡子对卢克大喊：“快给我滚过来。”

卢克点了点头，面向着左船舷那边问道：“有飞机巡查？”

络腮胡子答道：“那倒不是——我是怕这大海的怒涛把你小子卷走！只要这倒霉天色不见好，日本的国境警备队就不会来这种鬼地方巡逻。”络腮胡子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露出满口黄牙，接着又道，“要是在我们国家，那些家伙肯定都在抱着伏特加酒瓶睡觉呢。”

卢克摆了个无奈的姿势，向左船舷走去。看守海上国境的机关，在日本称作海上保安厅，在英国称作沿岸警备队，在俄国则称作国境警备队。叫法虽然不一，工作实无两样。若一定要寻出哪里不同的话，那就是俄国的手枪和机关枪都是实弹射击，日本却只会鸣枪警告。

接舷的对方船只的吨位只有四十，两艘船的摇摆频率因此明显不同。不过，对方的船舷很低，硬跳过去似亦不难。

正思忖间，站在一旁的络腮胡子果然说道：“我一发号令，你就赶紧跳过去！稍微磨蹭的话，可就掉进海里了啊！”

“知道了。”卢克答道。

按理说，对方的船其实该涂成鲜艳的蓝色才对，但那艘船本来只是艘渔船，眼下虽改作了货船，却仍是破旧不堪，船身和船桥伤痕累累、锈迹斑斑，涂的一层油漆也都剥落了。

这艘货船的甲板上有四个男人，其中一个白人站在船桥旁边，剩下的三个则都是日本人。

两艘船迅速对接，海面激荡起滚滚巨浪，掀起的浪花几乎遮住了视线。

络腮胡子用手拍了拍卢克的肩，说道：“这就要跳喽。”

“嗯，准备好了，随时待命！”

“好，跳！”

卢克用左手紧紧抱着手提公文包，深吸一口气，脚后跟用力一蹬甲板，跳了过去。

放在桌上的马克杯升腾出股股热气，咖啡的香味犹如浓浓的鱼腥般扑鼻而来。

“请慢用。”

“那就不客气了。”

卢克拿过马克杯，用嘴呷了口咖啡，不禁舒服地闭目叹息起来。一时间，只觉得体内热乎乎的。当他再次抬起眼皮时，竟发现站在桌子对面的男人正在看他。

这男人好像挺爱装酷的，短发上打满摩丝，头发都一根根地竖着。他看上去要比二十七岁的同龄人年轻多了，但是要二十岁的小伙子们比年轻，那就有点自取其辱。说他年轻也就是想讨他高兴，其实他早已不再年轻，甚至都可算是老男人了。

比发型还要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脸的那道伤疤，那是一道长长的、泛白的疤痕，从下巴一直延伸到眼角附近，似乎是用刀子从下往上划出来的。但那伤疤的来历到底如何，卢克没听说过，也没打算问他本人——何况，看他那个样子，也不像是愿意说的人。

卢克对这位团伙的头头扬了扬下巴，说道：“坐啊。”

“谢谢。”

团伙的头头恭敬地行礼道谢，坐到了固定在船板上的长椅上面。他像渔夫一样，穿一件用未脱脂的原毛编织的毛衣，白衬衣的领子露在外面。

这帮人虽然没有制服，但都喜欢穿白色的衬衣。也许，白色象征着他们纯净的灵魂？卢克突然觉得这白衬衣简直白得耀眼夺目。

卢克把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揉捏着刚取下手铐的左手腕，任手提公文包搁在脚边。

桌子偶一倾斜，马克杯滑了下来。那团伙头头微一伸手，竟然从半空中就拿住了杯子。

“船太小，经不住风浪，摇得挺厉害呢。”

“真抱歉……”

“又不是你的错，道什么歉啊？看来，要进那个港口的话，只能用大船了。”

卢克再度端起返回眼前的马克杯，但没有送到嘴边，只将手停在半空，两眼直视着那位头头。

“都按计划布置好了？”

“嗯，好了。”

“快把冰箱里的伊万拿出来。如果发现死尸早就冰冻了的话，他们准会生疑，这太不合情理了。”

“刚才就拿出来了。到了港口时，估计就全都解冻了。”

卢克将身子往前一倾，压低嗓音说道：“这事就交给你了。干得周密些，别出什么岔子。”接着又允诺道，“你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团伙头头的眼睛熠熠生辉：“那就……”

卢克默契地点头示意，用脚尖踢了踢身边的手提公文包：“在这里了。只要有了这个，就能让软弱窝囊的日本政府乖乖听话了，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怕他们不听。嘿嘿，这东西威力无穷，厉害着呢，可不只是让日本政府言听计从那么简单。”

团伙头头神采奕奕地眯着眼睛；卢克则只莞尔一笑，又喝起了咖啡。喝罢，他把杯子放到桌上，手却没有离开，就那么一直握着。

“光我这次带来的数量，就能造成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那影响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短则半年，长则两三年都有可能。管他是天王老子还是何方神圣，都得乖乖听我们的，那个某某国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某某国家，您的意思是？”

“不用一兵一卒，只需要一枚核武器就行了……不管核武器完没完成，都能达到同样的爆炸效果。虽然那只是个假货，但我们只要假装拥有了真家伙，就能和美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武器这种东西啊，可不是使用了之后才有意义，而是只要拥有了就会有意义——明白？”

“是，明白。”